

双城之间

献给所有
奋斗在路上
的朋友

那岸 著

每个人心里都有两座城，一座藏在心底，一座挂在天边。
所谓双城之间，不仅是一座城到另一座城的距离，更是一场心灵、一场灵魂的蜕变。



双城之间

那岸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城之间 / 那岸著.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46-0506-8

I. ①双… II. ①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0988号

双城之间

出版人: 田 辉

著 者: 那 岸

责任编辑: 齐丽华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ph1985@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监 印: 傅崇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75

印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6-0506-8

定 价: 28.00元

序：一部讲真正的中国故事的书

徐 新

一位外国作家最近批评中国文艺太多俗套，探讨中国创作出路时强调，作品一定要讲真正的中国故事。他道出的是古今中外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我以为，小说《双城之间》是一部真正讲中国故事的书。

作品真实地描写了世纪之交的广东打工潮生活。小说讲述在与澳门接壤的“一国两制”交汇处拱北，打工妹以期通过跨境婚恋、充当跨境情人改变命运的这个典型环境，主人公郑建欣在尴尬的生存状态下，固守普世价值的道德高地，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生活，保有爱情纯洁的故事，围绕着“志”和“情”两个方面对她细致入微的刻画，洗练地塑造了郑建欣这个维护尊严，向命运抗争，感人至深的清新的艺术形象。

艺术的“真善美”，是以“真”为基础的。作者在真实地揭示郑建欣、许壮、阿芳等农民工咀嚼时代的苦味的心路历程中，始终贯穿着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思考，表达了弱势群体对公平生活的最深切的渴望，浸沉着宽厚的人文关怀，从而形成了小说以向上向善打动和激励读者的艺术魅力。

作者在他展开和描写的双城而又同城生活的画卷中，对其他人物如沦为交际花的丽丽，投资失败的台商白朗，对社会迷茫而性格扭曲的企业干部陈晓，对坚守不破坏他人婚姻的原则而又痴情苦等，并为改变家乡贫穷而招商引资的许壮等人的描写，都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作者在冷峻中又不时透露出幽默，使读者在沉重的话题中却忍俊不禁。尤其是梁香云这一澳门社会特殊产物——“病态赌徒”的典型形象，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里增加了一个极其生动的人物肖像。

此外，小说中对爱国老华侨陈天鹏、澳门女商人邝珍珠的描写虽笔墨不多，但连同珠海渔女的“故事”，烘托了特区投资建设的热烈气氛。小说中对郑建欣家乡父辈们命运的描写，对老一辈澳门人钟望和自梳女阿荔凄婉的爱情故事的描写，拓展了小说的背景，使小说有了纵深的历史厚重感。

小说中留下的当年那些劳动密集型小工厂生产、投资等数据，显示了小说细节的逼真。从这个角度看，作家那岸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血汗工厂”和“第一桶金”有着深入了解。这是目前文学作品中少见的。

珠澳跨境双城而又同城化的社会生活世界罕见。作品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独特的地域生活和中国经济变革对双城人们生活的冲击，使整部小说充满了浓郁而独特的生活气息。

作家那岸亲历了特区的改革开放，生活中积累了无数冷暖人生的故事，促使他自觉地踏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现实主义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史中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是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却荆棘丛生。尤其是“文革”期间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出发，提倡唯心主义的“主题先行”，然后再据此捏造人物、编制故事情节，寻找豪言壮语，完全割裂文学与人民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联系，导致了文艺作品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虚假化和公式化，其恶劣影响到今天未能彻底消除。温故而知新，讲真正的中国的故事，走现实主义道路，我愿那岸这一代作家和读者在迎接中国文学复兴高潮，构建文化强国宏伟大厦时，保持这一清醒的头脑。

是为序。

2011年12月25圣诞节

于 澳门——珠海

徐新，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博物馆研究员，澳门著名学者，2011年华表奖电影《星海》（少年冼星海）编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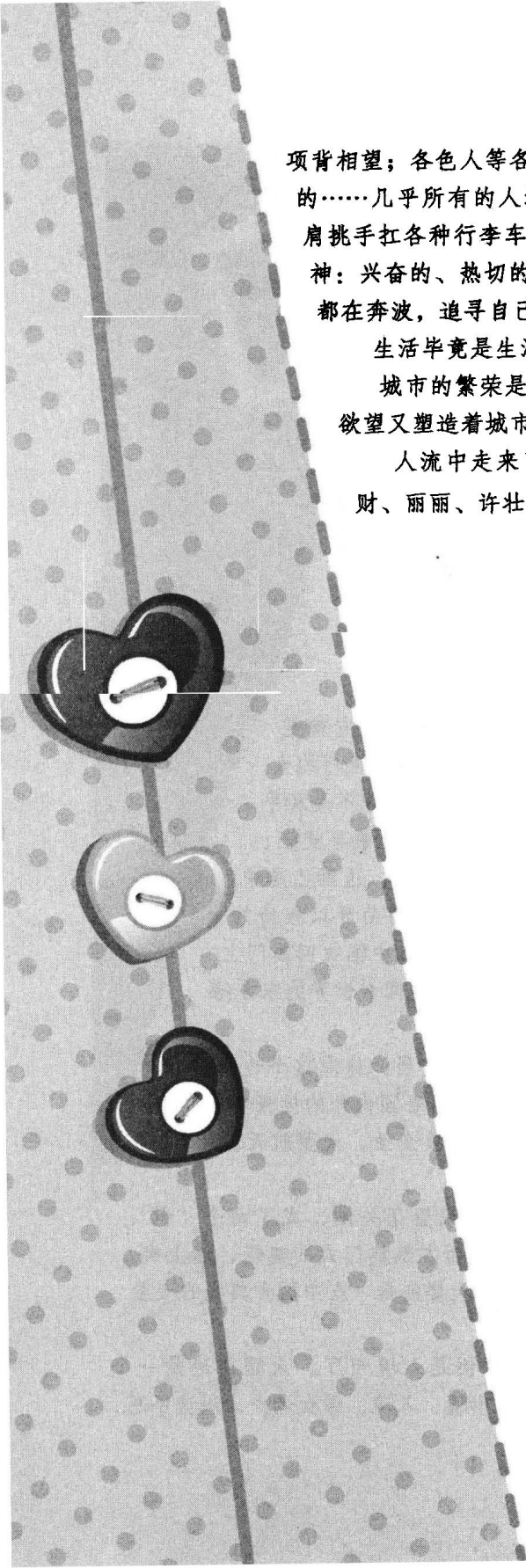
人们四处奔波，他们在追寻什么

澳门是一个半岛。如果大陆是一只手，它就是从手掌延伸出来的一个小指尖。半岛有两座轻巧的大桥，把它和两个离岛连接在了一起。澳门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0万，但却是中西方文化最早交汇、对话的地方；当香港还是不毛之地的時候，这里已是中国对外贸易最热闹的地方。四百多年前葡萄牙以租地的名义对其实施管辖，直至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收回澳门主权，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它依旧是闻名世界的东方赌城，色彩斑斓的不夜城。

内地这边，随着珠海经济特区的发展，珠海这个边陲小镇成了繁华的都市。各种工业园区吸引着国内外的投资者。近几年劳动密集型企业渐渐淡出，科技企业、大型航天工业、港口工业日益兴起。

澳门半岛与大陆相连的地方，设置了关闸，成了两个“世界”的分界线。澳门关闸的标志是西方凯旋门式的建筑，墙上有“1849”字样。珠海拱北口岸联检大楼则是一座中国古典式的大屋顶建筑，庄重肃穆。

大楼里左侧是出境大厅，右侧是入境大厅。大楼前边是一个开阔的广场。每天有一二十万人出境、入境，男女老少，川流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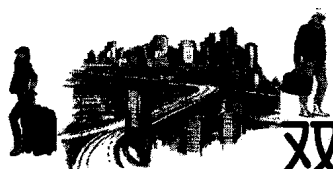


项背相望；各色人等各种装束打扮：高雅的，奇装异服的，邈邈的……几乎所有的人均行色匆匆：夹公文包的、拉小货车的、肩挑手扛各种行李车和大小编织袋的……行人中各种不同的眼神：兴奋的、热切的、张望的、呆滞的、难以名状的——他们都在奔波，追寻自己的生活……

生活毕竟是生活，生活是由人构成的。

城市的繁荣是一种状态。城市囊括着人性复杂的欲望，欲望又塑造着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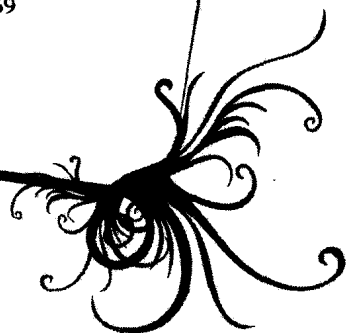
人流中走来了我们的主人公：梁香云、郑建欣、钟海财、丽丽、许壮、阿花、林伟华、曾生、白朗……



双城之间

目录 CONTENTS

- 1 口岸广场：澳门的“大奶”和珠海的“二奶”打起来了 //1
- 2 面对外商老板娘，郑建欣喊出：我不跪 //7
- 3 高沙街里的靓女承租户——丽丽 //12
- 4 许壮：一连用三个空酒瓶子猛击自己额头的男人 //19
- 5 阿建认识了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澳门男子 //27
- 6 许壮，你在哪里 //37
- 7 阿建卖甘蔗用的砍刀，被城管员掷到了海里 //41
- 8 钟海财的租屋，乱得像个狗窝 //45
- 9 丽丽，周旋在港台澳三个男人之间 //50
- 10 打工妹还乡的时候，把苦涩的青春留在了特区 //59



- 11 许壮坐牢，我就在这里等，等他 //63
- 12 阿建一遍又一遍地呐喊着，发觉自己连嘴巴也张不开 //66
- 13 钟海财冷嘲自己：没有钱还媾女，不撞到鬼才算怪呢 //77
- 14 陈晓神秘地说：我觉得周围还有一个和我一样的陈晓 //85
- 15 台商白朗一分钱没有，投的什么资 //92
- 16 蓝梦水乡分时度假村——多么美丽的一幅画呀 //96
- 17 打工妹合伙开个鲜果店 //101
- 18 作为人妻，阿建是这样生活的 //107
- 19 陈晓大呼“人间悲剧啊” //111
- 20 爷爷呀，孙女从内心最深处向你道歉 //115
- 21 你就是阿花？长得真靓 //118
- 22 丽丽狠狠地在曾生胸肌上拧了一把：什么玩意 //121
- 23 美容店，罗啰和佟太 //124



- 24 阿建把“结婚证”像奖状似的悬挂在墙上 //132
- 25 “蓝梦”破灭了，白朗跑了 //135
- 26 梁香云在澳门的家里说：天要塌了 //137
- 27 许壮出狱，寻找曾生、寻找阿建 //141
- 28 悲喜交集情侣路 //145
- 28 咖啡店里，喝下午茶的女人们 //152
- 30 梁香云在显著位置摆放“结婚证” //156
- 31 钟海财说他的财运到了：不知姓名的人替他偿还了银行的债务 //161
- 32 阿花——澳门赌场的女荷官，要婚嫁珠海定居 //164
- 33 辉辉问妈咪：为什么要有关闸 //168
- 34 你要善待阿建，否则我剁了你的“泥鸡”爪 //171
- 35 版本一的阿建和版本二的阿建 //174
- 36 梁香云的“结婚证”是真的吗 //177



- 37 阿建去澳门：到政府部门问个究竟 //179
- 38 梁香云惊呼：二奶打上门啦 //183
- 39 “自梳女”临终时，托人把小金钟送到澳门 //185
- 40 阿花传来消息：梁香云同意谈判分手 //190
- 41 阿建说：哪里给梁香云发的“结婚证”，就查到哪里去 //194
- 42 丽丽和阿建最后一次谈心 //198
- 43 只要不跪着，啥时候都不会觉得比别人矮 //207
- 44 丽丽在恐慌中结束了美好的梦 //209
- 45 海祭 //215
- 46 阿建涉嫌重婚罪，被公安关起来了 //219
- 47 我们女人也能体面地在这里站住脚 //227
- 48 水果妹公司终于开张了，珍珠找到了 //229
- 49 尾声：生活还得继续，生活还在继续 //237



口岸广场：澳门的“大奶”和珠海的“二奶”打起来了

郑建欣，大家都叫她阿建，二十七八岁的女人，如果她不牵着孩子，看起来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苗条身材、斯文模样，鹅蛋形的脸上，额头稍宽，娴静端庄。她的眼神和唇线分明的轮廓，显露出几分坚定的隐忍的性格。

每天七时半她都会从珠海送孩子过关。儿子辉辉六岁，在澳门那边读书。关口有一群在澳门上学的小朋友，是他过关的伙伴。

走过广场，在出境大厅前，郑建欣再次给儿子整理校服，紧紧鞋带，这才把书包挂到他背上，爱怜地亲了亲他额头，轻轻把他推向出境大厅。

孩子却转过身子，依恋地抱着她柔软的腰肢，埋头在她怀里：“妈咪，每天这样跑来跑去好累啊！我好想在珠海这边上学，多点时间和妈咪在一起！”

小小的孩子是很辛苦。排队过了中国边检，走一段近三百米长的路到澳门边检大楼，然后又要排队入境验证，进入澳门，才有“督导中心”（托管所）的老师迎接。——天天如此。

轻轻地抚摸着儿子后脑勺，郑建欣莹白的脸上浮起一丝无奈：“妈咪也想啊，宝贝，你是澳门人，在澳门上学不花钱；在珠海学费很贵的，妈咪供不起啊！”

抬头看着母亲那并不陌生的神色，孩子眨巴着眼睛懂事地点点头：“我知

道了！”

每当看着朝气蓬勃的儿子那灵动的小身影和他的伙伴们融入关口那边，她那俏丽的脸上就会泛满欣慰。

出境大厅里，二十多条通道的电子板上，分别显示着“中国港澳居民”、“中国内地居民”、“外国人士”、“中国台湾居民”以及“外交礼遇”等字样。儿子和小伙伴排到“中国港澳居民”牌子的一队，过了边检验证柜台，辉辉向妈妈挥挥手，很快消失在人群中。

转身面对珠海方向，郑建欣的心变得像眼前的广场般宽阔，每天的生活说来也都很充实，可是这一瞬间竟然也有一丝茫然，时光尚早，她的步子不由自主地慢下来。

西边的人境大厅人流就稀疏些，赶着入关进入珠海的，大多是从澳门过来买菜的家庭主妇，其中不乏“走水客”——澳门人叫做“走鬼”，梁香云很明显就是这样的人。

她五十开外，个不高，背微驼，面貌清瘦，眼睛有点近视却转动灵活，穿了件白底蓝花的大襟衫，脑后的发髻插了一支银色塑料制品的“发簪”，光脚，穿了双深蓝色的塑料凉鞋。

梁香云像其他澳门主妇那样，平时拉辆买菜的小车，车上装两箱饮料之类的物品，交到关口附近的杂货店（“半地下”收购点），连话都不肯多说一句，两箱能赚二十多块。换回钱，她默默地走开。有时候，澳门关口有人带大批的货，因数量限制过不了关，如衣服之类（海关规定每人不能超过三十件），做批发生意的就托她们这些澳门“师奶”带过关。一过关就交给货主，每件给一块两块的，高级时装、裘皮、洋酒等高档物品多给一些。然后这些人去拱北菜市场买菜和日用品再回澳门的家。

深圳香港之间，过了关口是山区，坐火车要好长时间才能到人多的市区。这里不然，珠澳好像就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城市。口岸，澳门人叫关闸，犹如横在一条马路中间。像梁香云这样无业的家庭妇女有时一天来往五六次，甚至十多次，赚得一百多块钱，补贴家用。

只是和往日不同的是，她今天神色紧张，双眼骨碌碌地四处扫视，这让她的同行们和对她早就熟悉无比的海关人员很是多瞄了她几眼。

“郑建欣！郑建欣！”

正在广场边想边慢慢往回走的郑建欣，被这带着喜意恨意快意的尖叫声惊住，

还未分辨出声音从哪个方向传来，她的右臂已经在一阵急躁的脚步声中被人抓住，尖叫声同时变得有些震耳欲聋。

“五万！阿建，依家（现在）给我五万块，我今日就同我老公离婚，你就可以办澳门移民了！”梁香云操着生涩但能听懂的普通话说。

语无伦次的话语让郑建欣有些发蒙，不过出现在眼前的老脸令她一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看得出来梁香云身后的两个身穿黑色圆领汗衫的汉子，是“大耳窿”（高利贷者）讨债的马仔。

“梁香云，”郑建欣摆脱右臂的拉扯后退一步，满脸警戒地看着眼前这老妇女，“你想干什么？”

冷然的目光令对方一下子软弱下去，妇人有点畏缩地向后撇了一眼，双手合十，用低了几十度的声音乞求道：

“我保证讲到做到，阿建，我只要五万块就跟我老公离婚。你依家（现在）给我好吗？”

郑建欣厌恶而不屑地再退一步：

“你借高利贷赌输了关我什么事？！”

梁香云尴尬的脸色立刻化为灰败，有点驼背的身体抖动着，乞求声中甚至带上一些颤抖：“我命不好，前天一阵子就输了二万。你知道，只有三天的免息期，过了今晚，我就要还双倍，还不出话他们也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知道你有钱的，你……”

“我没有！”

郑建欣坚决地摇头，转身要离开。

“你别走！”梁香云双手扯住她，转脸对脸色已经有点难看的两个小青年媚笑道：“两位靓仔，你地（们）等阵（一会），我会还你地（们）钱的。依个（这个）女人争（欠）我很多钱……”

“你少信口胡说！”郑建欣用力地再次甩开她的抓扯，“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说完扭头就走。

扫一眼周围慢慢聚拢过来瞧热闹的人，见俩小青年的脸色更加难看，梁香云一双小眼滴溜一圈眨巴几下，猛地跺着脚，指着郑建欣更加高声尖叫起来：

“依（你）个‘灿妹’（贬意称呼，带有贫穷、寒碜之意）！你这个偷人汉子的狐狸精，不要脸的二奶，你跟我老公几十年了，十年、八年？你说，你骗了他多少钱？你说啊！我老公赚的钱我可有一半的，你还敢说你没欠我的钱？还有，天知

道你这狐狸精下了什么药，连我女儿也被你哄得服服帖帖，你在那里也骗了不少吧？别以为我不知道！”

郑建欣气得低下头。

周围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又是二奶惹的祸……”

骚乱让郑建欣无地自容，窘迫下也有点失控起来：“谁是你老公？谁勾引你老公了？你别胡说八道！”

“钟海财！”

梁香云一下子得意起来，“钟海财就是我老公！我们可是堂堂正正地摆过酒的。现在结婚证还在我家里放着哪！你个北姑、狐狸精，勾引我老公不就是想做澳门人吗？！癞蛤蟆想变凤凰，美的你……”

看着她矮身形却拼命地昂首挺胸的滑稽样，听到她不伦不类的话语，越来越多的围观者哄闹起来，更有唯恐天下不乱者呜哇鬼叫地推波助澜，一时间各种方言交织汇集，一浪接一浪地冲得郑建欣更加恼怒，加之梁香云突如其来的婚姻宣言，使她一时间不知所措。

“胡说！”郑建欣有点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我跟钟哥才是正当结婚的。我……”

“钟哥？”梁香云不屑地撇嘴冷笑，做浑身鸡皮疙瘩状打断她的话，“好肉麻啊！你亲爸都没他年纪大吧？不要脸的贱人，你是缺少父爱还是找老豆（爸）？”

周围嘘声四起，郑建欣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用手把齐肩浓密的头发向后拢了一下，指着梁香云“你你你”了好久，也“你”不下去一个字，情急之下用了句广东骂人的话，“你个死八婆！”

“怎么？想打我？我还怕了你这狐狸精不成？！”

梁香云很是得意自己的战绩，把她白底蓝花的大襟衫的衣角扯了扯，傲然地向四周无数观众扫了一眼，上前一步用力拍向郑建欣指着她的手。

她要乘胜追击，她要扩大战绩，她要把这个压了她好几年的女人打倒，她知道只有精神上压倒了郑建欣，才能得到想要的钱。钟海财对她来说早已无望了，但她表面上要向周围的人证明她是个捍卫自己婚姻家庭的斗士。

围观者的嘘声，使整个天地变得正气凛然。

意识到不妙的郑建欣只能被动地挡隔招架，梁香云却是越战越勇，咒骂越来越恶毒，装出疯狂追打的样子，其间还不忘要钱谈和，低声说：“给我钱就放过你……”

就在梁香云用尽全力猛地推了郑建欣一把时，旁边伸出一双大手，把披头散发状若疯妇的梁香云拦腰抱住，跟着一个有些沉哑的声音吼起来：

“你个就知道烂赌的死八婆，吵够没啊？！”

郑建欣被梁香云猛力一推，本来已经跌跌撞撞的她，再也无法控制身体，惊叫声中后脑勺重重地撞到柱子上，一下子摔到地上，头一歪就没了声息。

围观者一下子安静下来，目光全都聚集到郑建欣曼妙的身躯上，脸上神色各异。

“啊……流血了！”距离郑建欣最近的一个女人突然惊叫起来。

还在拦抱着癫狂若疯的梁香云的矮胖男人脸色大变，一把将梁香云甩开，有点气喘，震颤着冲到郑建欣身旁抓着她的手，一边察看情况，一边惶急地叫道：“阿建，你没事吧？你醒醒啊……”

围观者立刻猜到了这个男人的身份。所有人的眼神都在地上躺着的面容秀丽的郑建欣和顶秃、肿眼泡的老男人身上转悠。强烈的对比让男人们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羡慕、嫉妒，女人们满脸都是不屑、鄙夷。

围观者比肩接踵，本互不相识，瞬间竟老友般地交头接耳，叽叽喳喳。有的说，这两个女人之中的一个我认识；那个说，年轻的那个住什么街口有什么特别……总之一一个接一个地悄悄传出来的话，归纳到一个主题词：“大奶和二奶打起来了！”

被甩开的梁香云，终于冷静了点儿，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郑建欣，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不过内心那点可怜的自尊却让她不愿就此认输，加之周围还有无数“支持者”，怎么能就此让胜利改旗易帜呢？

“钟海财，你就帮着这狐狸精吧！”梁香云再次咆哮起来，不过略带颤抖的声音和游离的目光令她显得有些色厉内荏，“不给我钱，大家咪指意（别想着）。我大陆老家公安有人，我要告你地（你们）重婚，抓你地坐监……”

“阿建如果有乜嘢（什么）事，我天日（明天）就把你浇成水泥柱掙落（扔下）海去！”钟海财转过头来对她怒目而视，沉厚的声音吼得斩钉截铁。

梁香云吓了一跳，后退一步四下张望寻求援助。不过四下的围观者们看见事情发展超出他们看热闹的预期，从三人的对话中也听出了一丝蹊跷，一个个都散去浑身正气，紧闭嘴巴避开梁香云的目光不愿再搅和。

虽然得不到支持，不过梁香云很是有些惊喜地发现，一直跟着自己等着她还钱的两个大耳窿马仔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令她大大地松了口气。

“散开散开，你们在干什么？”

广场巡警出现了，驱散人群，简单地问了问事由，叫来救护车，结束了这场闹剧。

人群中不断有叹息声：“都是二奶惹的祸！”

人言啧啧，无一辨真假。

郑建欣的外伤并不严重，救护车刚进医院她就自己醒了过来，经过一番检查治疗包扎已是没什么大碍。不过为了预防万一，钟海财听从医生的建议，让她留院观察一阵。

急救室外，梁香云神色不宁地走来走去。对于是否能要到钱，她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如果郑建欣真的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就算钟海财不会真的把她浇成水泥柱扔到海里去，牢房也是坐定的了。

通过观察室缝隙的窥视，梁香云看到郑建欣包扎好后，在钟海财的搀扶下已经可以半坐起来，只是脸色稍微苍白了点，不过双眼还算清明，这才拍着胸脯长长地松了口气：

“娘娘保佑，娘娘保佑……”

梁香云双手合十，呢喃着向走廊两边看了又看，这才蹑手蹑脚向大门方向溜去——不知她的祈祷到底是为感谢郑建欣转危为安呢，还是祈求不要再遇到那两个逼债的大耳窿马仔呢。

中午，郑建欣一口一口地吃着钟海财喂到她口里的生地黄精水鱼汤，但一双疑惑的目光时不时地在他脸上转。

眼前的男人已经五十五六岁了，清晰的抬头纹，头发稀疏，松弛的脸颊上已隐约有了几颗老年斑，只有那双眼睛尚有几分亮光。长年累月的工地生活，日晒水淋以致皮肤黝黑，显得有些早衰。

郑建欣心中一跳，猛地推开钟海财又要喂她吃的手，怒目而视：

“梁香云早上在口岸广场说的是不是真的？”

“什么？”钟海财如云里雾里，放下餐具擦拭溅到身上的汤水，“什么真的？”

“她说跟你有结婚证？”

郑建欣眼神犀利十足，不放过钟海财每一点神色变化。

“她的话你也信？”钟海财停下手来眉头大皱，“为了钱，她什么话说不出来？”